

别现代视域下青年“断亲”现象与亲缘关系重构

郭嘉璇

广州大学人文学院 广东广州

【摘要】当下部分青年群体与亲缘关系的日渐疏离逐渐成为近年来备受瞩目的现象之一。“断亲”所映射的是前现代的亲缘关系模式同以情感取向为核心的现代亲缘关系之间的冲突，在遭遇后现代的潮流时，呈现出一种基于前现代、现代、后现代交织游离，因此带着疑似中和色彩的“别现代主义”审美特征。在别现代主义视域下，短暂的“断亲”并非解构亲情，而是以一种退缩式的协商，在前现代的代际伦理责任和当下年轻人渴求的代际亲密实践的对立和冲突之间，寻找实现亲缘关系的重构的新的可能。

【关键词】青年；亲缘关系；断亲；别现代；重构

【收稿日期】2025 年 5 月 10 日

【出刊日期】2025 年 6 月 9 日

【DOI】10.12208/j.ssr.20250216

The phenomenon of "Kinship Estrangement"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kinship relationship in young people from Bie-modern perspective

Jiaxuan Guo

School of Humanities, Guangzhou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Abstract】 The alienation of some youth groups from their relatives has gradually become one of the phenomena attracting attention in recent years. The estrangement of kinship reflects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pre-modern kinship model and the modern kinship with emotional orientation as the core. When encountering the post-modern trend, it presents a kind of "Bie-modernism" aesthetic characteristics based on the interleaving of pre-modern, modern and post-modern, so it has a suspected neutral colo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ie-modernism, the temporary "estrangement of relatives" is not a deconstruction of family affection, but a withdrawal negotiation to find a new possibility to realize the reconstruction of kinship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re-modern intergenerational ethical responsibility and the confrontation and conflict of the intergenerational intimate practice that young people aspire to.

【Keywords】 Youth; Kinship estrangement; Kinship; Bie-modern; Reconfiguration

“年轻人断亲”以及与之相似的话题在近年总是被频繁地提及。比如，“每逢佳节倍思亲”，传统节日到底回不回家？“为何越来越多年轻人开始断亲了”、“断亲现象能有效逃离原生家庭吗”等等热度话题，频频给人带来冲击。

持否定态度者站在传统道德的立场上，为“断亲”青年贴上了“亲情淡漠”、“六亲不认”的标签；但也有人立足青年人的切身感受，从代际冲突、社交倦怠、乃至西方个人主义张扬的层面出发，认为“断亲”并非年轻人所愿，而是一种无奈之举，对此予以了理解。整体上看，这些观察与讨论触及的皆是青年代际与亲缘

关系疏离的一面。如果回归现实场景，所谓的青年“断亲”，往往是在与亲缘关系疏离的同时，仍然对亲缘关系充满了倚赖与渴望。它所呈现的是一种若即若离、似断非断的状态。这种杂糅且似是而非的特征，恰恰对应的是前现代、现代、后现代“交集纠葛”的社会境况，也即是一种别现代的社会存在状态。

所谓的别现代，指的是“现代、前现代、后现代三个不同的时代在同一空间中的共存或时间的空间化”^[1]。“别现代”描述的是具有现代性的思想和制度尚在建立，对后现代的认同思潮已然兴盛，但与此同时，深植于社会肌理的前现代观念与制度遗存的社会情况。青

年的“断亲”并非解构亲情，而是在前现代和现代理想的亲缘关系模式产生冲突之间，寻找超越于此的可能，从而实现以情感取向为核心的亲缘关系的重构。

1 摇摆不定：“断亲”现象的别现代文化内涵

从字面意义来说，“断”代表着斩截，其背后蕴含着一种紧张的冲突状态。《说文解字》用“截也”来解释“断”这个字。然而，回归现实场景，大刀阔斧地、断崖式地、态度鲜明乃至决绝地对难以挽回的恶性亲属关系的斩断并非常态。“断亲”主要表现为：“懒于、疏于、不屑于同二代以内的亲戚互动和交往的一种现象，而不是一种正式声明的断绝亲戚关系”^[2]。青年们似乎一面疏离于亲缘关系，一面却渴望寻求家庭扶持，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仿佛被某种黏合剂粘在了一起，看似和谐共处，实则潜藏着多重对立。这种看似黏合又对立的“断亲”的状况，“在某些时候是其中两种形式互相作用的体现”^[3]，当然，有时候也产生于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在同一空间维度中的共时性并置。

在相对落后的前现代社会，个体对抗风险的能力较为薄弱。因此，以家族为单位抱团取暖是延续生存的策略之一。如今，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与原子化大众的崛起极大地冲击了个体对旧有的亲属网络的这份依附感，基于趣缘和业缘构成的社会关系的重要性不断上升，人们可使用的交情不再狭窄地局限于亲属网络。随着以养老、医疗、失业保险等社会救助制度建立，基于亲缘关系的互助模式正逐渐转化为制度化的社会保障。于是，个体寻求“自由、独立和自我实现的理想”^[4]更加普遍和强烈。

在前现代的亲缘关系中，情感是一个“被忽略而极重要的研究对象”。时至今日，情感的连结却构成了青年代际对亲缘关系的想象。此外，前现代恪守的、子代对亲代的依附与顺从模式也遭到了质疑与动摇：“家庭关系是先赋的，家庭生活方式和行为受制于社会规范的约束。但在现代性之下……个体更关注表达性需求的实现，规范不再先于个体行为，而是被个体行动不断定义和改变。”^[5]从前现代社会承袭的代际责任规范，与现代社会情感本位的价值取向持续角力，正在重塑青年群体与亲属网络的关系格局，导致代际连结的渐趋弱化，“断亲”因此就呈现出似断非断、若即若离的状态。

正如王建疆指出：“我们这个由现代、后现代、前现代既和谐共谋，又内在紧张对立而构成的时代，本身就具有奇异性或奇葩性，同时也因为多元并置与和谐共谋而具有模糊性。”^[6]“断亲”现象所呈现的歧义与

似是而非，恰恰是一种别现代文化内涵所在。

2 疑似中和：“断亲”现象的别现代审美意蕴

作为中国传统美学的中心线索与核心观点，“中和”的基本意义即为“含蓄而适当”。如前文所述，在疏离于亲缘关系的同时又与之维持着斩不断的关联和互动是现实场景中“断亲”青年常见的选择。这种似断非断而非极端的“老死不相往来”的状态所呈现的相对温和的色彩，实则潜藏着青年代际对前现代亲情观念的一种协商姿态，因此是内敛且有所节制的。此外，“断亲”的模糊与暧昧指向别现代时期前现代、现代、后现代交集并置且和谐共谋的结构，在整体上看是一种和合兼容的社会现实。无论是审美形态上的兼容并蓄，还是审美风格上的含蓄蕴藉，青年“断亲”折射的皆是一种疑似中和的审美意蕴。

在前现代，长辈代表着一种规训力量。因此，人们恪守着长幼次序，尊老是一种美德，依附、顺从、有序，构成了前现代亲缘关系的模式，却已然与现代关系愿景存在冲突。即便亲属网络“承担着诸如相互支持和非物质性的感情交流等重要功能，与核心家庭仍保持着密切的互动，但却失去了对核心家庭的控制和支配权力”^[7]。由此引发的传统权威话语解构，使得长辈的规训地位面临着持续性消解。在亲属网络中，青年群体不再处于绝对的臣服地位，而是渴求平等与尊重的独立个体。

在社会变迁相对缓慢的前现代时期，人们生活实践遵循着既定的程式。子代的生存策略完全映射长辈的经验图谱。在这因循守旧的生活中，人们解决生活问题的经验足以代代相传。稳态延续的社会形态使生存智慧得以纵向承袭，由此赋予长辈教化权威，从根本上来说排除了年轻一代对老一代的生活予以反叛的可能。这种知识传递模式被玛格丽特·米德称为“前喻文化”，并预言性地指出：到了几近瞬息万变的现代社会，前喻文化极易分崩离析。长辈们所奉行的那套过去的经验已不能为年轻人所用，晚辈们只能根据自身的经历创造一个与时代相适应的生活模式。当代青年所处的社会便是“前喻文化”逐渐崩溃的社会。

机遇与风险并存，是别现代时期普遍的生存体验。市场经济的发展与全球化浪潮的来袭，为青年提供了多样化的发展机会。价值观的多元消解标准化的社会价值评价体系，这里没有孰优孰劣的二元对立。“每个人经历的都是试验性的生活”^[8]，以父辈亲缘为代表的亲人所信奉的那套“成功学”，过去的人生经历、参照图示，都难以给青年人提供借鉴价值。然而，大多数的

长辈却并未认识到这一点。又或者，意识到了今非昔比却缺乏了承认的勇气，因为这代表着自身权威地位的失落、以及先前行为的丧失，是一种对先前生活的否定。简言之，意味着对自身的否定。因此，大部分长辈期望恢复自身的权威。他们打听晚辈的就业情况、婚恋选择，仍然试图要求青年群体追随其过去的经历。但这些生活方式很难适应于当今的时代，已然得不到青年群体的认可，还被青年人认为是对人际关系边界感的侵犯，代际之间的冲突就此发生。

长辈们的过度关注、固执地恪守着前现代式样的家庭权力，试图以前现代的文化规范规训青年代际，无疑与现代社会中以亲密情感为旨趣所构成的理想亲缘关系格格不入。当对立与冲突在恰逢后现代的反崇高叙事、解构中心等思想潮流时，青年人选择了摇摆不定的“断亲”，看似“用分解的观念……反对总体统一而创造出支离破碎和不确定感”，但内涵上却是南辕北辙的。解构主义的本质实际上是通过解构来去中心化，通过打碎、重组来祛魅和消解权威。但“断亲”却隐含着对权威、即家族长辈敬而远之的意味，这是一种退缩式的协商，而非剧烈的抗争。从一定意义上来说，这样的模模糊糊甚至有了“发乎情而止乎礼义”的含蓄内敛，是传统的中庸之道在青年群体中的延续。

然而，如果说“断亲”具备中和色彩，那么这种中和也只是一种疑似中和。不同于隐而不发的一味退让和忍耐，青年代际往往将亲缘关系的矛盾与对立放大。比如“断亲”现象在社交平台上掀起的风波，部分青年甚至将现实的亲缘矛盾展示在匿名平台上，由此获得情绪上的宣泄。这种疑似中和的产生，和“别现代时期现代、后现代与前现代的内在矛盾没有爆发，相反，三者之间仍处于和谐共谋，三者分别以占比、占股的杂糅方式”社会现实息息相关。

3 别现代之后：亲缘关系的回归与重构

别现代理论主张“区别真伪现代性，具足真实的现代性，实现真正的现代化。”它并不在于后现代的解构与消解，而是在后现代之后的视角上，实现更新与超越。“断亲”现象也是如此：在群体性的孤独侵扰和情感联结的渴望之中，“出走”的青年群体总要重新回归到自身的亲属网络。其目的不在于解构，而是重构以情感取向为核心的理想亲缘关系。

不知何时起，人们总是被没来由的、由亲密关系的缺席带来的空缺裹挟。为了缓解这份孤独，年轻人做出了诸多努力，试图获得与他人的链接。比如，“搭子社交”的流行、独居青年将宠物作为情感替代品；青年人

在网络平台上结识网友等等。然而，这样的聚集实质上只是一场虚拟的狂欢，是“在一起”的群体性孤独。它会让空洞与虚无的情绪体验加倍膨胀，愈发无处遁形。这种难以排解的孤独感，则进一步产生了青年群体对情感联结迫切性的渴望。此外，在生存物质条件相对饱和的情况下，人工智能的肆意入侵正使个体深陷于人性被抹除的危机之中，而情感以其非机械复现性特征，或将成为技术时代人性的终极屏障。如今，情感要素在亲密关系实践中的重要性逐渐得以凸显。

正如前文提到，“断亲”映射的是前现代的亲缘关系模式同以情感取向为核心的现代亲缘关系之间的冲突。情感的缺席招致了其中的对立。在攀比之风盛行的现实场景中，利益的权衡与较量使得亲缘关系也难逃其侵袭。晚辈之间的“高下立见”往往成为长辈聚集时的谈资；以“过来人”身份自居的指点、甚至带着“见不得别家孩子好”的不甘，都让本应“含情脉脉”的亲缘关系变得冰冷和僵硬。不过，这一切都是暂时的。

正如王建疆在论述别现代时期的最后一个阶段，即更新超越期时指出：别现代时期的内在矛盾和内在冲突，必然寻求走出矛盾冲突的自我解脱之路。这种自我解脱来自自我更新和自我超越。“断亲”将走向亲缘关系的重构，这是别现代之后的应有之义。在理想的亲缘关系中，情感是构建当代中国家庭亲密关系的重要基石。重构后的亲缘关系，势必呈现为情感取向的在场。如今，这种重构的努力也已初见端倪。在代际实践中，伦理规范、亲权孝道不会就此陨落，而是转变了视线的方式。情感和亲密关系的建构成为代际间“责任伦理生产的驱动力”以及“个体化时代个人重新嵌入和建立安全感的重要策略”^[9]，亲权和孝道的回归将以亲密情感为基础展开。此外，值得庆幸的是，在家庭权力结构松动的背景下，长辈也在主动“破冰”，尝试建构着和晚辈之间的情感亲密连结。他们通过强化亲密纽带，力图“生产”融洽的代际关系与和睦的家庭伦理，对情感连结的维系也成为“激发子辈的感激、依恋乃至对其未来养老的承诺”的途径。在别现代之后，青年代际的文化反哺能力也是有目共睹的。年轻人开始有意地经营亲缘关系，他们通过数字化社交工具重塑家庭交往空间、通过文化反哺弥合代际壁垒，从而完成亲缘情感关系的现代性重构。上述的种种努力都指向一个不争的现实：“断亲”终会向“认亲”靠拢，在别现代之后，它将走向以情感连结为主的亲缘关系重构^[10]。

4 结语

青年“断亲”的若即若离、似断非断的隐性和温和

的状态,是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的和谐共谋和对立冲突的结果,映射着前现代亲缘关系中情感的缺席同现代情感诉求的矛盾。它的含混和模糊,带着一种疑似中和的别现代审美意蕴。此外,我们无需对“断亲”这一行为进行道德指责。别现代之后呈现的是一幅更新、超越的图景。事实上,“出走”青年终将回归到自身的亲属网络中,从而实现以情感取向为核心的亲缘关系的重构。

参考文献

- [1] 王建疆.别现代:空间遭遇与时代跨越[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2.
- [2] 胡小武,韩天泽.青年“断亲”:何以发生? 何去何从? [J]. 中国青年研究,2022,(05):37-43.
- [3] 周韧,关煜.别现代:艺术与哲思[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21:46-49.
- [4] 刘汶蓉.转型期的家庭代际情感与团结——基于上海两类“啃老”家庭的比较[J].社会学研究,2016,31(04):145-168+245.
- [5] 阎云翔.《中国社会的个体化》[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

社,2012:345.

- [6] 王建疆.别现代时期“囿”的审美形态生成[J].南方文坛,2016,(05):40-45.
- [7] 马春华,石金群,李银河等.中国城市家庭变迁的趋势和最新发现[J].社会学研究,2011,25(02):182-216+246.
- [8] 王昕迪,胡鹏辉.边界感:现代社会青年社交需求及其建构[J].中国青年研究,2022,(10):72-79.
- [9] 刘汶蓉,李博健.自反性实践视角下的亲权与孝道回归——以城市中产阶级家庭成年初显期子女与父母的关系为例[J].青年研究,2020,(03):80-93+96.
- [10] 顾家宁.传统:断裂抑或重构——年轻人“断亲”的背后[J].天府新论,2024(03)19-23.

版权声明: ©2025 作者与开放获取期刊研究中心(OAJRC)所有。本文章按照知识共享署名许可条款发表。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